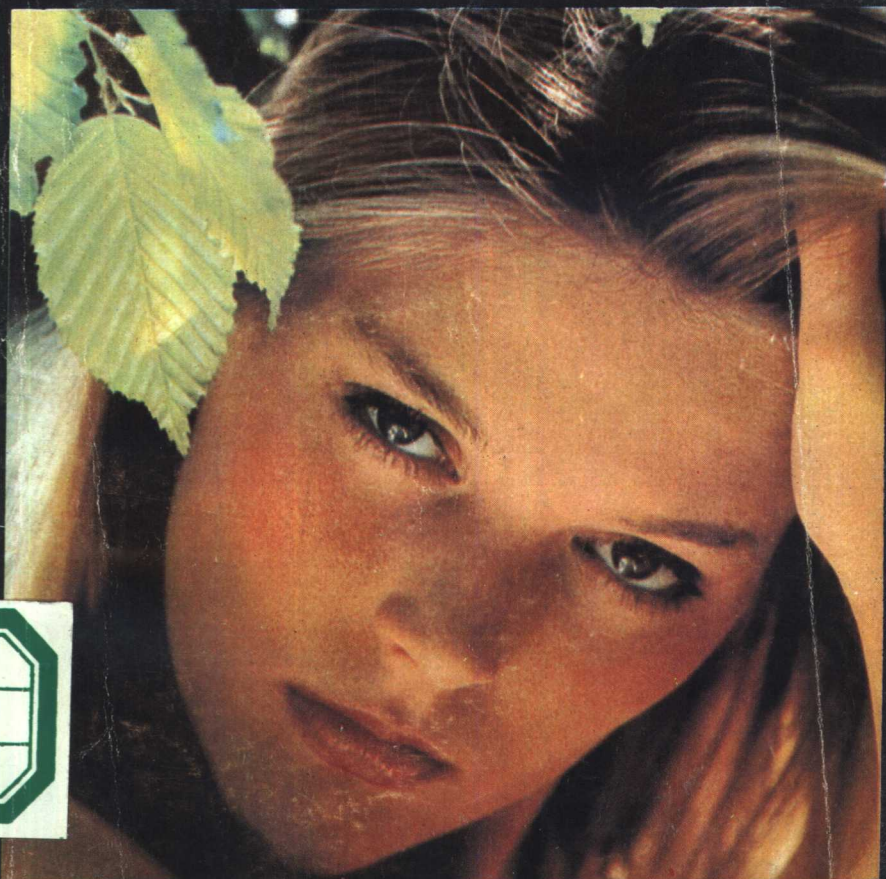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外书摘丛书 2

DCFB

姐妹之間





604.5/27

——《中外书摘》丛书——

姐妹之间

——当代外国文学名著精选·2·——

《中外书摘》编辑部编

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 吴士余
徐庆蓉
封面装帧 劳 何

《中外书摘》丛书

姐 妹 之 间

《中外书摘》编辑部编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54号)

本书由上海发行所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1.5 字数 535,000

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-20,000

ISBN 7-208-00530-3·Z·37

定价 3.25 元

姐妹之间

(当代外国文学名著精选·2·)

内容提要:

辑入本书的四部长篇缩译本，均系畅销海外的当代外国文学名著。

《姐妹之间》 上流社会的豪华，金钱的诱惑，使希尔凡特姐妹面临着情感的危机。爱的焦虑和失落；情的嫉妒和困惑，掀起了姐妹间、家庭间的阵阵风波。

《瑞士军刀》 一个性感而忧郁的职业妇女，不堪丈夫的粗暴，人际的冷漠，祈求着自我解脱，但扭曲的心态终于驱使她走上向社会复仇之路。

《神奇的警石》 它有着起死回生、返老还童的魔力，它带来了幸福和光明，也引来了暴力和人性的沉沦。钻石之光折射了绅士淑女，富豪妓女的心态，透视了西方社会异化的真相。

《五狮谷》 风云诡谲的阿富汗山谷，谱出了一曲三角恋情，他们是情敌，更是政敌。女主角面临着情感与理性、生与死的选择。

目 录

- [1] 姐妹之间……〔英〕杰奎琳·布里斯金
- [139] 瑞士军刀……〔美〕劳伦斯·桑德士
- [231] 神奇的警石……〔美〕杰拉尔德·布朗
- [285] 五狮谷……〔英〕肯尼思·弗利特

姐妹之间

〔英〕杰奎琳·布里斯金

〔故事梗概〕

希尔凡特家的三姐妹从伦敦破落的贵族庭院，来到旧金山谋生。她们天真地编织着玫瑰色的梦境，凭藉姐妹之间的深情来抵御生活逆境的压力。然而，上流社会的豪华，金钱的诱惑，使三姐妹陷入了情感冲突的漩涡。温柔善良的霍若娜为了忠贞的爱情而甘心于清贫生活；美艳性感的克丽丝委身于年老的富翁，不择手段地追求财富、地位。霍若娜未因生活的流变而忘记一度冷漠了的姐妹情谊，克丽丝却为报复而引诱姐夫柯特。二十年后，克丽丝的私生子为寻找生父柯特又掀起了霍若娜家庭的风波。姐妹们再次面临着一场情感的暴风雨……

本书作者杰奎琳·布里斯金是英国著名女作家，曾以长篇小说《情天欲海》闻名国际文坛。她擅长描述妇女生活和女性心理，《姐妹之间》是她的第二部力作。小说充满了人情味，作者在揭示人性善与恶的方面具有一定深度，但是，大团圆的故事结

2 姐妹之间

局，却掩盖了道德的是非，由此也削弱了小说的文学价值。

第一章

1

旧金山的风有时相当凛冽。1949年3月的一天下午，西风在太平洋高地上呼啸着。

两个年轻的姑娘正在克雷街上吃力地走着。她们身上的大衣很笨重，有点褴褛，式样也很古怪，脚下是一双棕色的牛津鞋，款式也显得十分笨拙。在当地，是没有人会喜欢的。寒冷的西风，她们紧紧按着的帽子却是便宜而又时髦的，标准的美国风味。

霍若娜、克丽丝姊妹俩是英国人。克丽丝的眉目之间流露出撒克逊女人那种令人不敢逼视的俏丽。一头金发，俊美的脸蛋，清澈的蓝眼睛。如果一定要挑剔克丽丝的缺点，那便是她的身材不太高。

霍若娜是姐姐，她虽然没有妹妹那般艳丽，却别有一种迷人的韵味。一头黑发朝内翻着卷浪，被风吹得有点乱了。一双又大又亮的眼睛让人一见难忘。她的个子很高，身材修长，走路时显出一种优雅的风度。

现在她们来到山丘的顶端，可以看到下面两座罗马式塔楼间的一栋红色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。这栋建筑四周车道上排了两排大型轿车。

“这里离他的住址很近了，”克丽丝轻快地说道。

“可他现在有客人啊。”

“你以为吉迪恩姨父整天只有我们这样的客人？他是旧金山最著名的建筑师呢！”

“这么多人……我们不能冒冒失失地闯进去吧。”霍若娜犹豫地说。

克丽丝挺了挺美丽的下巴，她17岁，比霍若娜小1岁。今天她们来拜访这位素昧平生的富有姨夫，表达对姨妈去世的慰问。

“你完了，霍若娜，你真的完了。姨妈才刚死，你竟然被几辆汽车吓跑

了。”她说。

“我们这样去见吉迪恩姨父不太适合吧！”霍若娜似乎在祈求什么。

“自去年圣诞节我们到旧金山后，还没见过他呢！”

“是啊！可是……，我想美国女孩不会单独去拜访别人吧？”

“哦！天哪，霍若娜，你说话不要这么老气横秋的，你知道，她们在这里是相当开放的。我们的所作所为只是小事一件。”

“吉迪恩姨父对我们可从没表示过什么好感呀！”

听到这句实话，克丽丝的细眉微皱在一起了。过去，她们过生日和圣诞节时，玛蒂达姨妈总要寄些实用的手套和衣服之类给她的外甥女。圣诞卡上也总是写着：“爱你们的吉迪恩姨父和姨妈。”不过她们知道姨父的名字只是充充样子而已。

直到去年11月，朗克里·希尔凡特为了借钱替女儿付学费，不得不写了封信请求吉迪恩家的帮助，他才第一次回了信。信是这样写的：

…你9月1日来信中提到的事，我认为借和被借的说法不太妥当。不过，如果你们肯搬到旧金山来，我乐意为你们提供一些帮助的。

虽然你以往没有工程方面的工作经验，但我敢担保，我的公司能把你培养成称职的设计人员。在美国，我们可以为你两个小女儿提供免费教育，这样你的花费可减少许多。玛蒂达告诉我，你的大女儿今年18岁，我想我可以负责帮她找到工作。玛蒂达目前身体很不好，她要我代为问候。

吉迪恩·伯斯

“现在是他该表示关心的时候了。玛蒂达姨妈已过世：他是我们唯一的亲人。”克丽丝说。

“可是，我们来这里的事让爸爸失了面子，怎么办？”霍若娜喃喃地说。

“好了、随你了。在这山坡道上已经好几个小时了，我可不要回家。”

霍若娜站了好一阵子，才急急地跟上克丽丝。她轻快地朝那栋丑陋的大房子走去。

看到两个女孩走上大理石阶，围在门廊附近的司机都转头投以艳羡的目光。克丽丝按了门铃。过了好长一阵子，桃花心木大门才打开。一位上

了年纪的菲律宾男仆脸无表情地看着她们。

霍若娜和克丽丝不约而同地握住对方的手。这时，她们已经抛弃了刚才的争吵和不快。

“什么指教？”仆人冷冷地问。

“希尔凡特家的小姐要见伯斯先生。”她有点颤抖地回道。

“请进。”

那天下午的天气还算晴朗，但房间里仍显得阴暗和冷清。两个女孩只能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口。她们从没到过这么大的私人住宅。克丽丝四处张望着，霍若娜却紧握着颤抖的双手。门口的布置极为富丽堂皇，她们面前一排豪华的长梯足足延伸了三层楼之高，楼顶则悬挂着一排华丽的吊灯。

仆人回来通报：“伯斯先生要见二位小姐。”说着，他领着她们经过一个走道，进了一个房间。这个房间是圆形的，到处是光亮的金属摆设。

克丽丝直接走到铜镜前，贴着脸理理帽子，梳梳一头金发。就在这时，传来重重的脚步声。

希尔凡特家里有一张玛蒂达姨妈家的照片，是多年前拍的。照片中的吉迪恩·伯斯有个充满攻击性的下巴，一头黑发，又厚又粗的脖子和坚实的肩部。姊妹俩原以为他个子很高，现在只见他撑着一双粗短的腿站在那儿，她们都觉得受了照片的骗。他身高不到1米60，年轻时代的黑发不见了，鬓边几缕稀松的头发横过光秃的头顶，腮旁则是浓密的棕色短须。

吉迪恩的相貌流露出一股刚毅的神态，并有一种震慑人心的气势。

吉迪恩把门“砰”的一声关上，很快走到沃尔式壁炉前，一面继续不停地打量着亡妻的外甥女。

“您好，吉迪恩姨父。”霍若娜红着脸悄声道。

“没想到你父亲没一起来。”他的声音特别清晰有力。

“爸……爸爸在休息……”霍若娜有点口吃，“他不舒服”。

“朗克里昨天还来上班啊！”吉迪恩反驳道。“你们是哪一个？”

“我是——”霍若娜刚要开口。

吉迪恩打断了她的话头，“对了，你们姊妹不是三个吗？”

“是的。荷赛琳才9岁。我们没带她来。吉迪恩姨父，我是霍若娜，她是克丽丝。我们来是要跟你说，玛蒂达姨妈去世我们很难过……”霍若娜

结结巴巴，“我们还没有见过她，不过她一向对我们很好。”

“你们姨妈多年来身体一直不好，过去半年中，她更是一直躺在床上。”

霍若娜困难地咽了口气。

克丽丝朝姊姊走近一步，那条睫毛眨了眨，蓝眼睛里充满了恼怒与不服，但声音却甜美地带着同情说道：“对姨妈来说，那一定是很可怕的一段时间，对你也是，吉迪恩姨父。”

吉迪恩的眼光在克丽丝的脸颊上逗留了一会儿，“我还有些客人，”他的语气和善了些，“进来和我们喝杯咖啡吧！”

2

——间装潢华丽而宽敞的房间是连通的，3座黑色大理石壁炉燃烧着熊熊的炉火。最里面的那间房间有着深紫色的天鹅绒帐幔，长垂到地，把窗外的海湾风景遮住了。除了墙边烛台上射下的耀眼光影，和20来个宾客的黑礼服外，屋里并没有任何哀悼的气氛，没有人红着眼圈，也没有人哭着要擤鼻涕。

吉迪恩带两姊妹快步走到3位老妇人面前。3位老妇人正在一面饮茶，一面亲昵地交谈。

“这是玛蒂达的外甥女，刚从英国来。”吉迪恩介绍，“茵基夫人，卡尔斯泰夫人，伯狄夫人，请让我介绍一下，这两位是卡洛和莫妮卡·希尔凡特。”

他尽管把外甥女的名字叫错了，但总算尽了主人的责任。他走到一边，与一堆高谈阔论的中年人聚在一块了。

沉默了一会，伯狄夫人向她们姐妹表达了慰问，并探询了前一天举行过的葬礼。

霍若娜纤弱的双肩缩了缩，“我们没有参加。”

“可是，亲爱的，吉迪恩应该和你们说过吧？”

“我……啊……我们没见过玛蒂达姨妈。”霍若娜悄声道。

听了这句话，对方那双仔细端量过她们衣着的利眼，这时隐约浮起一个微笑。狄伯夫人又回头去继续她们刚才的交谈。

两个女孩一直在聆听，直到话题转到多风的天气，克丽丝才很有礼貌

地插了进去。

霍若娜一直保持微笑，嘴都僵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她装着对古玩很感兴趣，便悄悄走开。她一再为自己是唯一没有同伴聊天的人而感到羞窘。她穿过中间的客厅，走到另一边敞着窗帘的房间。这儿有架镀金的竖琴和史坦威钢琴。霍若娜想这台钢琴摆在这儿不是为了弹奏，而是装饰。在开着的键盘上方，她又看到一座缩小的米开朗基罗的圣母像，霍若娜伸手摸摸那冰凉而又光滑的大理石。

“很可怕吧！”她的身边响起了一个男人的声音。

霍若娜差点跳了起来，她抬头望去。他结实强壮的身体似乎同时蕴含着松懈与警觉，他的颧骨宽宽高高的，黄褐色头发很浓密。他的个子并不高，但皮肤晒得相当漂亮。霍若娜知道他一定是刚到，否则在那群不起眼的人当中，她一定会注意到他的。这不只因为他是现场最年轻的男人（不过20多岁），同时也因为他穿了浅灰色西装，打了条漂亮的紫色领带。

她手下的雕像抖动了一下，她一把伸手抓住，才没有打翻。

“干嘛这么紧张？你难道不知道这种垃圾都是打不破的？”那男子偏过头来，善意地笑笑，露出洁白的牙齿，很迷人。“你没听过吗？最丑陋的东西总会撑到最后的？”

这陌生人轻快的语气舒缓了霍若娜的紧张，她逐渐恢复了自信。“我倒没听过这种定律，我只是觉得这个人模仿的雕刻还不错。”她柔软又丰满的唇边也绽出了微笑，“不过我没见过米开朗基罗的杰作，也许你是有道理的！”

“我可没去过罗马。”他回答。

“那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模仿得不好呢？”

“因为，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是真品。”他说，“我是个工程师，不过假如硬要我模仿别人的设计方案，我宁可暂时放弃工程师的身分。”

“那你很有创造力了？”

“我们讲的是有创意。我的确很有创意，的确。”

“那么同你谈话实在是我的荣幸。”霍若娜的身体似乎受到一股力量的驱使，下意识地斜过脖子，把亮丽的黑发展示得更美丽了，并且她的双肩又往后缩了缩，把那小巧美丽的胸部衬了出来。

“你似乎话中有话，不过我不认为有任何隐藏自己优点的理由。”

“我想谦虚不算一项吧？”

霍若娜的机智连自己都吓了一跳，心房在呼呼地跳着。过去，她总给人一种温柔可亲的印象，受她吸引的，只是那些害羞的男孩，和一些不解风情的书呆。她觉得，人有机灵的伴侣，生活才会变得生动有趣。

现在，她想的是这个男人的胸毛到底是像眉毛似的淡褐色，还是头发般的深浓？想到自己竟然在揣测这个男人裸露胸膛的情景，她的睫毛眨动，脸都红了。

他微笑着，随意地把她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。这时，霍若娜更紧张了，血液愈发涌到了脸上。

“我该先介绍自己，”他微微地鞠了一躬，“我是柯特·艾弗利。”他伸手在键盘上弹出一串清音。

“我是霍若娜。”她喃喃说道。

“霍若娜。我帮伯斯工作。他刚才要我通知你，等一下他的车子就准备好，可以送你和你妹妹回家。”

她觉察到自己误解了这个男人，内心一阵羞愧，便答道：“根本用不着！”

“你生气了。”

霍若娜猜自己的脸一定胀得通红。“吉迪恩姨父太周到了，不过我和妹妹本来就打算走回家的。”

“争是没用的，伯斯先生要怎样就怎样。”柯特的声音里露出一种嘲讽。他又伸手弹了竖琴的一根弦，“我原以为朗克里把女儿吹嘘得过火了，现在看来的确如此。”

“你认识我爸爸？”

“我告诉过你，我是工程师。”

“对不起，我好笨，你当然认识他。”

“他最骄傲的就是他女儿，她们三人是他最珍贵的宝贝。”

“柯特！”一个女人的声音插了进来，打断了他们的谈话，“哦，柯特。”

在敞开的门边，站着一个异常瘦削的女人。一件长袖的灰色丝礼服，在她身上飘着。裙子垂到脚踝上。她一头棕发整齐地在脑后梳成髻，两根长长手指间夹了根香烟。她根本不算漂亮，但有一种独特的韵味。

柯特说道，“你终于聊完了。”

“我刚喝了杯茶，亲爱的，又喝了一杯。真烦！我妈说你几分钟前出现过。”她的美国腔很重。霍若娜觉得自己越来越渺小了。

“安妮，这位是伯斯先生的外甥女，霍若娜·希尔凡特，这位是安妮·伯狄。”柯特说。

“我为你姨妈感到难过。”安妮马上说。

“谢谢”。

“霍若娜刚从我们的英国来。”柯特说。

“是的，我听她口音就知道。”说话的时候安妮没有看霍若娜。“柯特，妈妈想同你谈谈。这是她的正式邀请，可别说我事先没警告你。”

“那就例行公事了。”他转头朝霍若娜略带嘲弄意味地笑笑，“不过，我与你一定会再见面的。”

3

随着轿车滑出停车道，克丽丝伸手摸了摸豪华的座位。“哦！太棒了，这种皮革像丝一样。霍若娜，吉迪恩姨父让我们这么有气派地回家，真是好心。”

“克丽丝！”霍若娜悄悄地叫了一声，一面深深地看了一眼她们后座和驾驶座间敞开的玻璃。驾驶座上，那个菲律宾人戴顶帽子，扮演起司机的角色。

“他真是标准商人。”克丽丝还是不肯静下来，只是稍微放低了声音。“还说什么难过呢！我相信吉迪恩姨父在外面一定有情妇。”

霍若娜掐了下克丽丝的手腕。克丽丝揉揉手，实在很得意，竟不觉得霍若娜的暗示了。“他娶了个成天赖在病床上的老婆，大家都很清楚，越是有钱的人，越需要那个东西。”

“他根本不是那种人嘛。”霍若娜悄声帮姨父说话。

“他的架子可真大。”克丽丝又摸摸皮座位，她美丽的嘴唇张着。“不过就算他对我们的拜访很生气，他还是原谅我们了。”

“他只是不想让他的朋友看见我们俩在旧金山到处乱走。艾弗利先生

几乎把这话挑明了。”

克丽丝惊讶地接口道：“艾弗利先生？”

“柯特·艾弗利，他替吉迪恩姨父工作。”

“就是那个穿浅灰西装，与你在音乐间单独讲话的英俊男人？当然，他是吉迪恩姨父的左右手，那个瘦巴巴的安妮简直迷死他了。她那套衣服是最新的款式。她家那么有钱。”

“这些事就那么重要？”

“哦！说真的，霍若娜，你读书是那么聪明，但对生活却又那么愚昧？你忘了？爸爸告诉我们，伯狄先生与吉迪恩姨父有个共同投资的事业，要去奥克兰建高速公路。柯特·艾弗利那个人到底怎么样？”

“他是安妮·伯狄的人啦！”

“听你口气好象很失望。我敢说那个女的早就不是处女了。”

“克丽丝，你说话怎么——”

“我知道，我知道。爸爸会说希尔凡特家的女孩不该讲到男人。可是，当希尔凡特家的女孩到底有什么好处？你看那些有钱的老女人有没有聪明、漂亮的儿子，可以做我们的对象？”

“你才17岁！”

“这儿比我更年轻的女孩早就谈这些了。你记得不，美国人就喜欢谈性呀！”

“等爸爸站稳脚跟，我们就回英国去了。”

“亲爱的霍若娜，你的意思是我们要永远呆在那儿，阿门。”

霍若娜又望了望前座司机，颤抖地说，“你怎么这样说？”

“霍若娜，我也和你一样爱爸爸，不过你对他的看法太不切实际。他不可能在事业上有成就的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自己想办法。”克丽丝的神情中充满一股活力，这无损于她的美，反而倍增了难以抗拒的魅力。“我们一定要找个富有的丈夫。”

“我可不要为了金钱结婚。”

克丽丝耸耸肩，“起码吉迪恩姨父可以帮助我们。”

“现在到底谁不切实际？他连我们名字都讲错了。”

“反正我们见过他，有了第一步。”克丽丝的眼睛更蓝了，“他不能不照

顾我们。我可以见到适合我的年轻男人。假如你不是对婚事这么挑剔，你不必一定要找个差事，可以去上大学，荷赛琳也可以进所不错的学校，不必与那些意大利人混在一起。爸爸也不会喝那么多酒。”

“克丽丝！”霍若娜悄声又急切地制止她。

克丽丝瞄瞄司机，点点头，终于闭上了嘴。

汽车开出高级住宅区。等他们开过伦巴街一排排不甚起眼的公寓楼房，朝一个陡峭的山坡开去时，霍若娜俯身向前拍了拍玻璃窗，“我们到了。”她彬彬有礼地说。

大桥车停了下来，不远处有扇不显眼的门。那道窄窄的门通向一群公寓楼房的院落。下午明亮的阳光把这些抹在房墙上的油漆的斑斑点点都照了出来。

靠街边，三楼的一扇窗户被用力推开了，一个男人从窗口探出身来。他一头棕发，乱蓬蓬地披在苍白的长脸上，那条没有打成结的领带在风中飘扬着。

“哦！天哪，你看爸爸。”克丽丝悄声道。

“你们两个好好躲起来吧！”朗克里吼道。“你们两个打扮得妖里妖气，死到哪里去了？”

“他又喝得烂醉了！”克丽丝咕哝了一句。

霍若娜不等司机开门，口齿不清地说了声谢谢，就从车上跳下。克丽丝紧跟着跳了下来。

她们跑过窄窄的通道，走进了地上水泥已剥落的院子。在她们的头顶上，交叉着一条条绳子，上面晒了衣服和被子。

她们上了三楼。在霍若娜掏钥匙之前，门打开，朗克里挡在她们的面前。

他的脸上半部很有个性，英俊漂亮，浓浓的眉毛，蓝蓝的眼睛，几乎与克丽丝一样深邃。由于酒精的作用，肌肉松弛了，他的下巴显得很无力。

“我可不想看到你们惹上一身麻烦！”他嚷道。

“爸爸，让我们进去好吗？我们可以解释清楚。”

“你们坐那辆车子去哪儿游荡了？”

“那是吉迪恩姨父的车。”



“那个暴发户，你们和他在一起做什么？”

“你叫我们去他家的。”

朗克里很意外地望了她一眼，“我说的？哦！对了，我是叫你们去慰问一下姨妈，不是叫你们坐他的汽车！”

霍若娜把他推了进去，关上门。

4

希尔凡特家族虽然不象朗克里说的那么辉煌，事实上也是书香世家。然而，他们家这一支却没落得很厉害。朗克里的父亲是个不苟言笑的银行职员。他在日常生活里把开支节省到最低程度，以便把朗克里送进一所不错的私立学校。

大学毕业后，朗克里进了待遇微薄、但受人尊敬的出版社。当他遇见克丽丝·绮依时，他正在古伦出版社当编辑。克丽丝比他大6岁，那是她第一次旅游欧洲，结果深深被朗克里的英国口音与英俊的外貌所折服。朗克里也为克丽丝的衷心崇拜而感动。另外，他肯接受克丽丝的一点是，她给他的生活带来许多金钱上的便利，尽管他从来不肯承认这一点。

克丽丝和玛蒂达的父亲是旧金山有名的律师，给两个女儿各留下5万元遗产。这在二次大战前是笔不小的财富。朗克里认为一个真正的绅士是不该提金钱的事的，现在他越发对钱财不闻不问了。于是他们在坎辛顿有八间屋子的住宅里，雇了3名佣人，每天品尝上好的葡萄酒，不时地去欧洲游览。这些过度的消费逐渐耗尽了他们的资产。然而，这种情况只有罗得银行注意到，朗克里本人倒很快活。

在1939年9月2日，也就是希特勒军队入侵波兰的第二天，克丽丝·绮依生下了第三个女儿，难产而死。忧伤的朗克里做了一个重大决定：进英国海军服役。

战后，1947年，克丽丝最后留下的一些股票也卖出去了。接踵而来的贫穷比冰岛的寒风更使他难以承受。

在走投无路的状况下，朗克里写了那封恳求相助的信，寄给他的连襟。

吉迪恩·伯斯简洁的回信，让他又一连三天沉醉在酒中，难以自拔。要